

新語

半月刊
第三期

社評	及早送出大門 台灣的國語運動 車輛右行與世界潮流	日本應與德國受同等懲處 法幣對美金匯率的搖傳
新時代與新道德	馬敘倫	
正視物價問題	周煦良	
昨日今日	許傑	
歐洲解放後的貧困	南炳	
復興我國紡織工業之管見	瞿炳	
食的問題	秉志	
一個音樂家的營養	林俊	
漫談戰爭(散文)	沈敦	
譯詩二章	周煦良	
窗帘(散文)	楊一	
灰塵(散文)	心雷	
「勇士們」讀後感(書評)	傅雷	
和平的障礙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體貼馨溫。密緊軟細

藍鷹牌
棉毛衫

者創首廠工衣內國中

品出廠綸景海上

社

評

及早送出大門

疾風。

美聯社十月十五日東京電：日本海外部隊三百八十萬人，雖已解除武裝，但因缺乏船隻，全部遣散回國，需時三年。海軍三萬人將繼續供職，駕駛船隻開回本國。又十七日東京電：陸相下村向內閣報告謂：朝鮮南部日軍十四萬人可望於十月底返國，朝鮮北部、滿洲、庫頁島日軍數十萬人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始能撤完。華北、華南日軍一百零八萬六千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撤返國。非列濱日軍將於一九四七年二月撤完，另有新幾內亞與南太平洋之日軍十九萬九千人，須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撤完，台灣日軍二十萬二千名，將最後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前撤回。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世界電訊中，右列二件新聞可說是歷史上空前的笑柄。我們參加佔領日本的軍隊還沒指派，我們的國土倒還得繼續被佔領（別以為這句話過火）三年，不知究竟誰戰勝了誰？

太平洋戰爭所動員的兵額之衆，所牽涉的地域之廣，固然超過了以前的任何戰爭；但撤退時期之久，也越出了兵額與戰線的比列。只看近如台灣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撤軍，便可明瞭撤退時期的長短，並不完全基於物質與地理條件。朝鮮南部與北部的撤兵，前後相隔三年，尤為離奇。

百餘萬徒手日軍散處於華北華南，對吾國將是何等嚴重的威脅，不言可喻。且不提潛藏軍火一類之毒，即以口糧而論，我們已受了八年的剝削，決不能再養敵三年！而南洋各地的延遲撤退，更好比在聯合國中間臨

了一大堆火藥。此次越南事變，暹羅虐殺華僑，都是可怕例子。

我們知道，撤退日軍的關鍵在佔領日本的盟邦手裏。以麥帥那樣的英斷，決不會延宕這件戰後最重要的措施。但日本陸相的宣言，明明有虛聲恫嚇之意，要挾盟軍在解除海軍武裝、沒收船隻方面出以寬大的處置。最後，還有更惡毒的用意，想把禍亂的種子散佈東亞各地，等候機會。狡猾的日本人知道在國際政治的波動上，三年的時間已經很長。和平以來不過兩個月，國際形勢恐怕已經使降服的日本心中竊喜了。

對付這種陰謀最好的辦法，莫如拿事實來答復：趕快遣送日俘回國，愈早愈妙。以盟軍過去在北非、意大利、諾曼第登陸的經驗，在船隻運輸方面決計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至於我們，既不會用砲火把敵人轟走，至少應該盡最大努力，及早把敵俘送出大門！

日本應與德國受同等懲處

蓬山

經過了兩個月，吾國各地受降手續尚未完成：最近一次的受降典禮，十月十六在北平南苑舉行。迄今為止已有的一二十冊降書，料想在爆竹聲裏都已送往陪都，永為吾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戰利品，將來陳列在博物館中讓子子孫孫瞻仰，驕傲。

這是八年苦戰的酬報；我們戰死疆場的先烈，和憂患餘生的國民，都受之而無愧。

再看事實：上海的受降僅次於南京；迄今為止，虹口依舊是日僑的「居留地」，——僅貶其名曰集中區——熙熙攘攘的，非獨面無菜色，抑且營養充足。日俘的集中營生活，也遠較童子軍夏令營為舒適。既不要打仗拚命，也無須作工糊口，更不必納稅繳捐。喫飽了飯，散散步，抽抽煙，喝喝威士忌，把罐頭食物下酒；聞得膩了，黃浦江中美國水兵的白帽子是頗有詩意的鎗靶，大可滿足一下打獵的豪興。出了亂子，自有官長乘

「百姓有罪，在予一人」的精神代為承當。

日倭日僑的這種消福，不但國人看了聽了，都要心酸腸斷；恐怕連伊甸園中的亞當，也要想偷偷蘋果掩護的往事而大為不平。

日本降服之後，因我們事先沒有準備，運輸工具缺乏，淪陷地區廣大，再加國內政局的微妙，受降的時期拖得如此之長，原在大家意料之中。但既已受降，且在空運到遠的國軍已足維持秩序的地方，對日倭僑為何還要多所顧慮？別說進過集中營的英美人士，即國軍之中被敵人俘虜過的也有不少，不知他們作何感想。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好容易掙來的強國地位，會不會動搖？

十月十七日蔣委員長接見合衆社記者，曾兩次發言：「日本應與德國受同等懲處。」人盡皆知：上述的優遇決不是五月八日以後德國平民和軍士所受到的。為什麼我們不貫徹領袖的對日政策？

台灣的國語運動

默

最近台灣長官陳儀氏赴台履新，轉道上海，發表治台政見三項。其第二項是：注重公民教育，推行國語運動，希望台民於四年以後均能說國語，寫國文。台灣既回入祖國的懷抱，人民自應改用祖國語言文字。陳氏把推行國語運動，列為重大政綱之一，可謂有見。唯是此項工作頗為艱巨，不知陳氏發表此政見時曾預想到困難情形否？所定四年之期過促否？

第一，台灣受日本統治已五十年。住民所操者皆日語，所寫者皆日文，在所用的文字語言上看來，與日本人已沒兩樣。現在要改轉來，教他們學習國語，教授者非懂日語不可。其情形好比在日本向日本人教授中國語言。假定台灣全地需要國語教師十萬人，這些師資從何覓得？怎樣造成？

第二，國語教育的根本內容有發音與文法二大方面。關於發音方面，

幸而已有國定的注音字母可作依據，不成問題。所成問題的，就是文法方面尚無可以公認的一個綱領。中國自馬建忠的「文通」以來，始有文法研究。可是數十年來迄至現在，學者間所發表的或只是些零星的研究，未成體系。有些人或已有體系了，却各有各說，未得大家公認為定則。例如章士釗，王了一，陳望道，劉復，黎錦熙諸氏都有關於文法或語法的著述；而說來往往有各不相同的地方。注音字母是集合許多專家於一堂，經過討論，才決定下來，由國家公佈的。關於文法，可惜一向不被國家與學界重視，未曾打定基礎。中國文字是方塊字，沒有語尾變化，拚合組織還較讀法為難。換句話說，文法的知識比發音的知識更為重要，特別在教授外國人以國文國語的時候是這樣。對台民作國語運動，等於往外國推行國語，不能不於單語或語彙以外兼授以詞句聯結的法式，以期速成。可是不幸得很，關於這些，國內尚無公認的綱領可以帶到台灣去應用。

陳氏治閩多年，閩人對其政績或毀或譽，言人人殊。其唯一足稱道者，厥為在閩推行國語教育一事。閩省方言複雜，自陳氏長閩後，長期間推行國語，閩人在言語方面，隔膜大減。這當然是一個大大的功績。可是同一國語運動，在閩省易行，而在台灣難辦。在閩省推行國語，師資是易得的。方言與國語，只是發音不同，詞語組織上並沒兩樣，把現成的注音字母好好利用就夠。至於台灣的國語運動，情形就完全不同。陳氏在閩省所沒有遭到的困難，將在台灣遭到。事在人為，陳氏努力吧。

法幣對美金匯率的謠傳

舟齋

十月十六日合衆社轉來法幣對美金匯率變化的消息，十七日上海市場美票的價格就從七百元跳至一千零五十元，升起百分之五十。至次日經財政部駐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陳行氏鄭重否認，人心雖安定下來，美票的價格，截至十九日星期日止，仍屹立九百元外。一句謠言有這樣起落金融

的力量，使人不由得感覺到新聞社會之重大。

合衆社此項電訊傳出後，上海中美日報即不予刊載（見十八日該報），這種慎重的態度是值得稱讚的。但另外有些報紙竟用大字標題，將這謠言登在第一版地位，給予金融人心以絕大的刺激，真不知其用心何在。假若官方正式發表人人關心的儲券折利率之前，東也來一個謠言，西也來一個謠言，報紙一律予以揭載，上海的金庫將鬧到什麼地步？十月四日青年日報社論「根絕建國途中之毒菌」一文中有言曰：「諸惡射影，三傳成虎，民衆不察，羣相傳播，謠言愈多，輿論愈惑，於是奸徒計售，而社會國家前進之門亦即此阻塞。」話是對的，還得通訊社和報紙先做點榜樣給人看，勿使謠言有變成白紙黑字的機會。

美票九百元的價格是個大諷刺；它表示上海人對這次謠言還站在疑信之間。從十元五元跌到九元，官方的幣重否認抵一百五十元；從七百元升至九百，一句謠言倒抵二百元，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美匯比率之決定權操之政府。如果造謠者完全空穴來風，應律以擾亂金融之罪；如果政府確曾討論過這件事，而在未有具體決定之前，即有人洩漏風聲，更應立刻查詢洩漏份子，嚴予懲戒。美票九百元的價格證明上海人還是傾向於後一種揣測，大約他們腦子裏還沒有忘記那一次的黃金舞弊案。

車輛右行與世界潮流 遼山

和平，民主，自由，平等，這些陳腐而又新鮮的名詞從沒用得今日這樣普遍。戰爭期間，和平以後，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不在爲了這些理想而焦急，苦悶，爭辯，奮鬥？集體安全，民族自決，大西洋憲章，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多少文獻和口號，萬流歸一，都匯集到上述的幾個焦點。從東歐到巴爾幹半島，從印度到安南，荷印，全爲着同樣的原則懸崖不已，甚至流血，甚至釀成大國間的誤會。和平，民主，自由，平等，

應該稱爲世界的大潮流了吧？

以細目而論：軍隊的復員，敵俘的處置，失業的廣育，貨幣的整理，都市的重建，生產的計劃，國際憲章的實施，邦交的調整，——佔據了今日每個人的思想，成爲所有的人熱烈討論、急求解決的對象。這也够得上稱爲世界的小潮流了吧？

大潮流也罷，小潮流也罷，車輛右行一類的事總不在其內。（八月廿五日重慶電訊，稱「車輛將於明年元旦起改向右行，爲我國適應世界潮流一大更張。」十月十四日又有同樣消息揭載報端。）右行也好，左行也好；上與政府諸公，下與平民苦力，內與社會秩序，外與國際觀瞻，小至個人便利，大至建國前途，均無關係。反之，全國改道，從上到下從南到北先得浪費無數筆墨，等因奉此寫無數公文，而警察局與公用局又得浪費多少寶貴的時間，耽擱多少要公！生靈塗炭，八載於茲，凡非急政，願悉罷免。這樣，不但真正適應了世界潮流，同時也適應了古今中外永久的潮流。

綜合性學術

新語

文藝半月刊

編輯兼 周 煦 夏

發行人 傅 曹

發行所 上海 呂班路 新語社 一六九弄四號

總經理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生活書店 呂班路六號

本刊每逢二日十七日出版

元十兩幣國價定面二十三期本

新時代與新道德

馬叙倫

橫盡大地，縱極遠古，民族無論其為文明為野蠻，無不有所謂道德。是道德之於人類，除食色外，幾為其生存之必要條件。道德之為貴，斯其所由然矣。然而能言道德者衆，而道德之意義果何如，率莫之屬意；人曰道德亦曰道德而已。

【道德之意義】吾國一般之言道德者，不過以為行為之善者而已。究竟何據而以行為之善者謂之道德，則未嘗更有進一步之說明。吾人從文字上求之，實具有確切之意義。蓋道德者，猶言行得也。行得者，謂行而有得也。緣「道」為「蹈」之一義而異體之字（即轉注字），故劉熙釋名云：「道、蹈也。」德者，惠之假借字，許慎說文云：「惠，內得於己外得於人也。」惟古今一般皆借德為惠，故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吾人於此可以驗知「惠」字之語根即「得」。（得失之得，本字又當作「旻」，「得」為假借。）

【道德之起原】道德之起原為人類之互助，吾人竊知原始共產社會即建築於互助生活之上；而原始共產社會，又為人類普遍之經過，則公認此為行為之必須，故道德遂為食色外人類生存之必要條件。

互助之收穫為人已兩利，已為人類所共信，故說文以內得於

己外得於人解釋惠字，其實此非許慎原文，乃後人據劉向說加之，可謂深得其意義。而字必作「惠」者，蓋造此惠字時，其羣衆心理上已有內在道德之感；即「良心」為生而然者，造字者因之，使字從心以立義耳。

【道德、法律、風俗】在最初實現互助時，實為環境所造成。既得互助之收穫，遂感覺此為生存所需要，因此而成此通行之行為規律。及約定而有共守之義務，斯為風俗。故道德者，在原始社會中，乃其風俗而有法律性者耳。欲於其風俗之外求所謂道德，幾乎不可得已。進化之後，有若干風俗竟被淘汰，即或幸未被淘汰，亦僅存其形式，意義已失，遂與道德分離。則所謂道德者，就風俗中提取其不為時間空間所變易者，而以為行為共同之準則，其性質為積極的。法律者，將風俗中之某某部分有必須強迫服從者，規定為條文，其性質為消極的。至其不須強迫服從者，仍自為風俗。是故在原始社會中止有共同之風俗，而道德法律均隱於其中。夫然而道德之本質亦可以明矣。

【道德之兩重標準】道德起於生存之需要。生存之環境，因時間空間之關係而不能盡同，故道德之標準，本與其意義無所出入；即積極的為助人，消極的為不害人。然因其生存之關係，則

遂發生有二重標準之現象——如兩民族間，對內則崇尚和平與忠實，相讓，友愛；而對外則戰爭，誦詐，凌辱，賊害；相背而馳，而皆以為當然。若此者至今未變，且與此相類之事實亦未可畢數。蓋道德本起於生存之需要；非人類生存之環境共趨於一致，則必不能消滅此類現象。亦由是故，而道德之標準有因時而異者，有異地而異者。

【道德之形式不一】吾人明於道德之本質為何，更明於道德之標準有二重者，有因時而異因地而異者，則於道德之形式，更不常執一以求矣。橫盡大地，縱極遠古，同是一種道德，而各民族中所以表示此種道德之形式，極不一致。如親死必葬，已成爲全世界民族普遍之規律，亦即爲親子間之道德矣；不然，則謂之不孝。不孝，惡名也，謂不盡子對於親應有之道德也。然而古今各民族中，其葬親之俗，或以土，或以水，或以火，乃或葬以鳥腹，使鳥食之，以盡爲貴，乃或使其親自乘於木，而子孫啖其肉，以致於死，亦謂之葬，則大相徑庭矣。然葬之俗雖異，而皆爲表示子對於其親盡其當然之道德。社會中類此之事實，又非一二數，大抵與其民族開化程度之如何極有關係。

【道德之本質不變】千里不同風，古今不同俗，斯語然矣。道德爲風俗之結晶；風俗因時空而異，則道德亦然。行爲爲風俗之所由出，而行爲受知識之驅使；知識進步，行爲當從而進步，即風俗亦從而改善。風俗之改善，即道德進步之證也。如原始人類之性交，不過爲生理上自然之表現，既無所擇，亦無所忌，無異於一般動物也；既而以有社會故，而發生婚姻以規定兩性之關係，而由其夫共妻之制以至於一夫一妻之制；經過長時期之演成，至今日而以一夫一妻爲合理之婚姻。俗成約定者，以反此爲

不道德；固由知識之逐漸進步，而環境從之以變，風俗因之以易，道德亦隨之以異矣。然而道德之本質未嘗變，道德之最基本標準未嘗變；是則已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而道德之爲人類生存之必要條件，當與人類俱終矣。

道德之形式，既隨環境而推移，則被時代所遺棄之道德自無用其擁護。如吾國舊俗之婚姻，必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若兩性自由結合，謂之「淫奔」，謂之「苟合」。此蓋有其環境使之然。近三十年來，都市社會之環境，已大異於昔時；兩性間已少隔閡，而戀愛自由，遂爲社會所公認。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式之婚姻，當然在被時代遺棄之例；而自由婚姻，亦爲適合時代要求之兩性結合之正當行爲。居此時之都會中而擁護舊式婚姻，無不被非愚即妄之譏。吾人根據以上數點，而欲知新時代所需要者是何種道德？

【新時代之隱憂】新時代者，以世界最近之情勢爲根據而劃定，即自第二次大戰告終爲開始。過去之事實，吾人不必詳細檢討，而可得一概括之結論曰：人類脫離原始共產社會後之自私自利的心理之延長與擴大。歷史之鬥爭亦不外兩部分：一爲雙方同此心理之鬥爭，一爲反對此心理之鬥爭。不幸後者常處於失敗耳。此次大戰中，似已引起各方對此之屬意。向之極度自私自利者，除已失敗者外，亦似相當瞭解於不能不縮減其程度。然事實之告訴吾人，已儼然有兩條相對之陣線，布於未來之戰場。以社會學之觀點，及天演自然淘汰之公例言：未來之結果似已早被決定。然吾人惕於此次大戰中無法估計之人類之損失，及吾人推廣大同情心於人類以外之含生之倫而亦同受此次大戰之損失者，實欲盡「未來劫」不復見戰鬥之慘劇，然以何術而能免之？

戰鬥者，人類未脫離獸性時代與他方爭生活品所用之方法；乃經若干萬年之演進，而為生活爭奪之方法依然如故，特由手搏而進為用木石，乃至用金造物，乃至用火器化學物，乃至如此次大戰之用原子彈，其為必殺傷對方而後得其所欲，仍無不同。斯不能不為人類惜其為文明之玷。夫豈舍此竟無足以達其目的者哉？知識之足以解決種種問題，百試百驗矣；獨於此而不求之知識以為解決，是非顯示知識之能有不足乎？然自原子彈發揮其威力以來，不及三月，而舉世惶惶然，有似於懼世界末日之至者。誠然！使擅其術者以此求其所欲，何欲而不得？是人類莫大之威脅也。雖然，研究室中化驗室中，無時不可發明類是之威脅人類之秘器。今雖呼號以求披露原子彈製造之秘密，已在事後，庸有濟乎？是則不如使戰鬥之行為永絕於世界，乃所謂釜底抽薪之術也。

【非戰論之無效】在昔人類知識不足以發明適應生存最合理之方法，則戰鬥行為自相續而不能止；且或以此為道德之第二重標準。今者於歷史上戰鬥行為之因素，固已盡明；而最近兩次大戰之因素亦無以自諱，不外各為其民族之生存而爭奪資源。然則戰鬥行為之能消滅與否，亦在人類能否努力於共存，而去其獨存之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自來較高尚之宗教家或較高尚之思想家，無不以萬物一體之詔示，為自私自利者作指導。其苦心孤詣，即在為人類之共存，故於足以妨礙人類共存之戰鬥行為，無不有厭惡之表示。在我國古昔如墨翟昌言「非攻」，而孔丘言「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老聃則曰：「惟兵者不祥之器。」孟軻曰：「善戰者服上刑。」然言之者諄諄，而聽之者藐藐，故歷數千年而仍相驚於戰鬥：是則人類同情心之日薄，

而自私自利之蔽愈甚故也。科學昌盛而世界之秘密日被揭發，人類知識之進步逾於前，乃獨於以戰鬥為爭奪生活品之方法，得失之致顯而易見者，轉若漠然無知，除委之戰神之魔力牢籠人類之心靈以外，幾於無從索解。然則將長此以終而相安於殘殺歟？

【公戰無異私鬥】吾浙諸暨縣械鬥之風頗盛，微利小隙，兩姓橫尸，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一旦事平，雖復言歡，得固不償失也。而死者雖多，不相償命；斯亦冤矣。然不以為悔悟而不復事此也，蓋為二重道德律所驅而不能自止；此亦古之遺俗矣。兩姓之械鬥，必不復見於都市；而兩國之戰鬥，猶時見於宇內。知笑彼為野蠻時代之遺俗，而不悟此仍是野蠻時代之遺俗；以五十步笑百步，豈非愚乎？今號稱為文明之世，而尚有此，寧不差乎？

【近代戰爭之損害】兩姓之械鬥，與兩國之戰鬥，其因素不必同，自不可以相例；然其利害則無不同。第一次大戰之損失，即以戰鬥員傷亡者而論，將及三千萬人。然而必曰犧牲此三千萬人，將使千萬倍於此之人蒙其利。然而不及廿年而第二次大戰作矣！即以歐洲之非戰鬥員論，已死二千六百萬；計此二十年中，果已補償其第一次大戰之損失而有餘與？恐無人敢下一斷語也。此次大戰，人之死亡者之總數，尙未至清結之時，無從知之。人以外之損失，已略可知矣。蓋休息生養至五十年，猶不足以補償其全部之損失。然新憲章雖成立，而世界前途之危機，實不能掩智者之耳目。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而第三次大戰又將作；慮度者固藉藉矣。夫慮度固不合科學之甚者也，然使無一隙之漏，人又安從而生慮度？空穴來風，古語有之矣。此二十年二十

年乃至三十年中，人之生死率相除，物之產耗力相較，固足以補償此次大戰全部之損失與？恐亦無人敢下一斷語也。然使未來之戰鬥，竟如今之所臆度者，吾人亦何苦必踏歷史之陳迹，爲造物者之芻狗，不於戰鬥以外，別求方法？豈人竟盡盲而亦有不自省者與？

【戰鬥與萬物同原論之不相容】 宗教家謂萬物皆爲上帝所造，科學家不盡信也。思想家謂萬物一體，科學家謂其無徵也。然物質皆出於原子，而萬物皆爲若干原質所成；現代科學家尚無提出異見者，則萬物固同原矣。吾以是尋思：人之所由皆具同情心者，蓋卽其生成之質同故。動物之高等者，其情亦有與人相同之部分，或亦因是故。使果然也，吾人亦可以深長思矣。然始舍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則亦止鋤其非種而已。「兄弟閔於牆，外禦其侮」，則因外侮而兄弟止其鬥矣。吾人苟以「內」一萬物皆種也」。夫使殺其子女，孰肯？然固有殺兄弟者矣。使殺其兄弟，孰肯？然固有殺朋友者矣。使殺其朋友，孰肯？然固有殺路人者矣。其殺也，必有自私自利之心存焉。其有私利之心者，只見己而不知推耳。不知推者，蔽於不知理之然耳。

【預戰當先培養道德】 然則欲戰鬥之不復見於未來，蓋必從創造洗心革面之新社會始。創造新社會之方法，有謂須用遺傳學之方法，切實改良世界人種入手者，有謂須從施行新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入手者，蓋皆爲不能缺少之條件。然吾以爲用遺傳學方法以改良人種，其事非上百年可以奏效；若新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亦必有先備之條件。故吾以爲似宜先創造新時代之教育，以改良人類之思想。新時代教育之中心，爲培養新時代所需要之道德，

造成一種基於人類共同利益之思想。

【新道德基於人類共同利益之觀點】 極端自我之尼采的超人主義，既毀亡德國，「殷鑒不遠」，死灰當不復燃矣。而所謂世界之新秩序者，表面似爲謀永久之和平，然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實已充分表現其矛盾性。夫非造成一種基於人類共同利益之思想，此種現象絕對不能消除，而永久和平等於欺騙！蓋舊社會之質不變，而欲其產生平允調整之公道，實現人類共同利益之事業，無異於與虎謀皮。顧自第一次戰後，資源獨佔之打破，與夫適合調整之分配，凡爲基於公道與和平之世界秩序之建立，其論已甚囂塵上；亦可證明現代思想之趨勢。吾以人爲富於同情心之動物爲根據，確信人類本性終必向真理之途邁進。特當在此將入新時代之際，喚起全世界之屬意，尤當喚起主持永久和平者之屬意。

【博愛、平等、自由之根據及其相互關係】 吾人既證明萬物一原，即可爲博愛理論上之根據；而凡物皆爲若干種原質所成，又足爲平等理論上之根據。縱物各得其成形，而生物又各自爲生命，則亦自由理論上之根據也。博愛、平等、自由，固舉世崇尚而莫之或非者。吾人更以物雖各處其本位，而實相爲環境，無單獨可以自存者，則知互助亦「天德」矣。由同情心之擴大而爲博愛。博愛則禮有差等而心無分別，如愛父母與愛妻子朋友以及途人，所施之禮不能無差等，而致愛之心不能有分別。苟先存分別，卽非真愛；「剝那」之間，不容毫髮之私。夫然，則博愛者無不平等一視。蓋今所謂同情心者，於吾國古儒家謂之「恕」。推己及人，視人如己，恕之真諦也。人已如一，平等之真諦也。博愛矣，平等矣，寧復有相侵凌而不各屬於所當處者乎？是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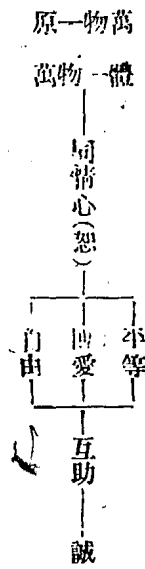
愛、平等、自由，實相運環而不能舉一而遺其他者也。夫然，亦未有見諸行事而不互助者。此皆顯淺易明之理也。此四者道德之髓，萬行之綱要，人道之極則。昔人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唯此而已。

【經濟學與道德並重】吾於此陳言，而舉以為新時代所需要之道德，人將迂之、笑之、鄙之、輕之，然吾以為去其實無可以代之者。吾人苟一熟觀靜思：世界無百年無戰鬥。原其由然，唯物論者以為盲目經濟力的推動，其實亦未始不由於無一種普遍有力、基於人類共同利益之思想，而此思想之培植，必須生活之環境與教育之訓練交相為用。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諺云：「飢寒生盜心。」蓋道德之基礎，本建立於經濟之上，苟生活之不待，安能望守禮節而無愆？生活定矣，各縱其所欲而不知檢，則人人越分而社會擾亂，故又資乎教育於平日，使之深喻於道德之利益，而思想趨於正常。斯則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殆不可廢其一者乎？

【新時代道德之主要條件：誠】博愛、平等、自由、互助，皆老生常談矣；使果猶足為新時代所需要之道德，而可以遏止未來之戰鬥，則不待今日矣。然乎？然乎？彼以為道德之「門面語」，裝飾品耳。或者以此為二重道德之一耳。則言博愛而如墨翟言「竊異室以利其室」；言平等自由，而欲消滅被征服者之個人自由，夷之於奴隸之域；此可謂知博愛、平等、自由乎？是以吾人雖仍舉此以為新時代所需要之道德，而吾人實如拾夜光之珠於糞土之中，欲洗滌其所被之汙，而便發揮其照乘之明。故必須補以一言曰：誠。試為左圖以明之：——

【結論】苟以此為人類共同道德之核心，而人人實踐之，以為新社會建立精神上之基礎；復用優生學之方法，以改良人類之體質；用新經濟與政治制度以改造人類之生活，則永久和平自然實現，而戰鬥之行為自然消滅。至若新社會中局部之道德問題，不暇縷述；要之，必由此而出發耳。

三十四年十月三日於上海



和平的障礙

編者譯

將來能否阻止戰爭這個問題，完全繫於「每個國家採取獨立、任意的軍事行動的權利」。祇要有此古老而自私的權利存在，和平決沒有鞏固的保障。我們之間，倘不是每個人把獨立行動之權，交給較高的、非個人的法庭與警察的權威，那末連相對的和平狀態也無法維持。在美國，直到大家「對各州獨立行動的權利」作戰了多年之後，才促成各州之間的和平與團結。今日世界各國之間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我們對這種權利堅持下去，便談不到和平與安全。

——美國 J. W. Vandercook.

正視物價問題

周煦良

和平以後，上海物價曾有一次暴跌；一般民衆都以爲過去日偽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現象不會再有，從此可以過太平年。但這種樂觀不久就證明錯誤：從九月初起，物價又跳起三四倍，至今並未稍戢。雖市府當局明令各商店恢復九月十二日以前物價，並發動經濟警察四出勸查，對抬價商店厲行懲罰，但是上海人積八年來之經驗，對於這種治標方法，雖五尺童子亦知其不能收效了。現在不比從前，全國經濟命脈幾乎整個操在政府手中。什麼投機家的興風作浪，奸商的囤積居奇，都是看準經濟大勢而後下手的。如果政府的施策沒有暗示這方面的可能性，投機家決不肯自招阻越。抑平物價而只着眼於一般抬價的商家，袞袞駱公何其明察秋毫，而不見奧斯耶？

物價上昇可以有種種原因，但過去使上海物價上昇的最大原因，在現在仍是最大原因。過去是偽儲券的濫發，現在則是偽儲券的貶值。偽儲券是強迫加於人民的東西；偽中儲行即使一根金條的準備沒有，其損失也只能責令日本賠償，不能由人民負責。偽儲券的折合率，只能參照自由區與收復區間的生活指數而定。我們試把兩月前重慶和上海的生活程度作一比較，就可看出二百對一的折合率實在是不公允的。折合的結果使法幣的持有者購買力增加，因而造成自由區大量法幣的外流。其情形恰和過去偽儲券濫發一樣，在市面上形成通貨膨脹。欲物價不上升，烏乎可得？

也許政府擬訂二百對一的折合率，另有其用心在，我們不知底蘊，無須在這裏臆論得失。但可以肯定說，這種折合率將使收復區多少人的生活失去保障，這一點政府事先可慮及？偽券並不集中在少數附逆分子及奸商手中，而是散佈在各收復區內，從都市直到鄉村。偽儲券的貶值將打擊到收復區每一個人身上，尤以薪金收入者爲甚；其擁有巨量物資的並不受影響。偽儲券貶值和過去的通貨膨脹，都只是捐稅的變相；而且是惡稅，因爲它只稅及貧苦。即使收復區人民應當向政府繳納一筆勝利獻金的話，也不應當由這等人來負責。

昨日
今日
許傑

許多做壞事的人如果要發憤自新；中國人就有一種哲學，給他設下理論的根據：「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還有一句佛說，更加乾脆，連昨日今日的分別都不管，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這種譬喻，在某一種情形之下，勸人爲善，給人一個心理動力，或催促他快下決心，也是對的。但這話本身，有些類於詭辯，須得廓清他。特別是在今日勝利來臨，許多奸偽人物又要另畫一張臉譜的上海。

從心理的動機上說，能够自覺的放下屠刀，少殺幾條生命，當然比不肯放下屠刀的「多少有些「佛性」。但一定要說「成佛」，就難免宗教家的誇大宣傳。「立地」云云，更是神乎其神之事，恐怕勸人於下屠刀的人自己也不敢相信吧！

聽說一個吃齋的老婆婆，勸一個殺豬的屠戶「你這一生一世，殺了這許多豬，你下世也要變做豬，被別人殺死的。」屠戶可回答得妙：「我已殺了無數條豬，等我下世做了豬，也只能抵上一條命，何況還是在下世？豈不够本？」

所以，勸人爲善，固然是好意，但實在不够澈底。在勸人者方面，如果真有心勸阻他人作惡，要就有能力制止他，搶了他手中的刀，要就——至少，也該造成一種輿論，社會制裁，去制裁他。不然的話，勸呀，騙呀，甚至什麼立地成佛呀，都是沒用的。說句笑話，如果這受勸的人，又是調皮，又是迷信，以爲只要放下屠刀，就可成佛，因而在未

是的，重慶的物價在下跌了。重慶物價下跌並不板定上海物價就要上漲。上海也可以跌；弄得不好，上海還可以漲過重慶的頭，並不如正言報某君所說（見十月五日該報「法幣並無整理的必要」一文），一達到全國物價水平，便各自停止。這種水平在戰前也沒有過。交通運輸的不便，物資的不能暢通，都成爲不平衡的原因；所以米麥總是內地便宜，洋貨總是內地比上海貴。更因種種生活直接需要的物資的貴賤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標準，不同的匯兌率。全國水平只能存在經濟學家理想的境界裏；法幣的數量，物資的總和，國與國之間經濟的交流，都不是固定，物價水漲豈能永遠不變？經濟學不完全是自然科學；經濟學家不能把自然發生的事就認做應當發生的事。阿爾卑司山上的冰流入海，不知要沖毀多少田園廬舍；把自由區的法幣以注入收復區，使其達到水平，不知要沖毀多少田園廬舍。現在上海苦物價漲，重慶又苦物價跌。脫風涼話的經濟學家抑會注意及此呢？

何況，上海的法幣並不全從自由區流入，有大量是爲應付目前政費的需要在上海超印的。一個國家戰時的通貨膨脹政策，在戰後總得繼續許久；近代戰爭的耗費性與破壞性太大了，使任何參與的國家都難一時復原。通貨膨脹雖非飲鴆止渴，却彷彿吸毒癮疾：吸毒癮疾使一切良藥失效，通貨膨脹使一切稅收減低，因此習慣都愈陷愈深。現在收復區內一切復員工作都要迅速推進，政事範圍忽然擴充兩三倍，政府何從籌得這筆龐大政費？其不得不乞靈於通貨膨脹政策乃是意料中事。通貨膨脹既轉移以收復區政費爲對象，首先感覺到的自然是上海。即使僑儲券沒有貶值，收復區的物價也還得上漲——僅不至於這樣惡化而已。

今日收復區人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同一的通貨膨脹，過去做僑助用以掠奪物資，摧殘人民生活，現在政府則用在復員復興的目的上；給予相當時間，忍耐，和等待，當可逐漸矯正其惡果。僑券貶值，見諸明令，挽回已來不及了，不必去說它。物價問題，雖起端於通貨膨脹，遏制究非無方。例如，工業與交通迅速復員，向盟邦——以借款方式——輸入大量物資及生產工具，調整並提高公私企業人員的薪金，早日遣送日僑俘返國，於不影響行政效率範圍內的減政費，相機發行建設公債，皆其舉樞大者。至於執行之先後緩急，是專家的責任；抓不着數目字的空談，於事實毫無裨益。我們只希望政府此後施政方針要多顧慮目前收復區的人民生計，勿使人人抱有秋蟲之悲；妖容易胡虜裏推過冬，春天來了，反而要死去。

放屠刀之前，儘量多殺幾個，你將奈何？如果他真的和那屠戶一樣見解，就是自己被殺，也只抵上一條狗命，其餘早就够本，你又將奈何？

有些漢奸，聽說同盟軍要在上海登陸，就趕快往內地跑，在內地接好了線，等真的天亮了時，又蠢蠢的跟着勝利者飛回上海，自己儼然也成了一個勝利者了。這倒真有些像立地成佛。但我們能答應嗎？更有些漢奸，一知道自己的命運堪虞，便暗中鑽謀，投下一些資本，預備天亮算賬之時將功抵罪。說此人雖未放下屠刀，却早有佛性；立地雖或不能，成佛恐也可期；行不行？

至於昨死今生的話，雖比「成佛」云云稍覺平實，但也偏於空洞。以前種種是否壞，以後種種是否好，並未說明。問題在於以前種種的壞是否能立時死去。我們的文字有些俏皮，明知不大可能，却用譬如兩字。——譬如者，事實並不如此之謂，只是譬作如此而已。過去種種，並不能死去；如今要它死去，就譬如它已死去了罷！話是說得好聽，事實恐遠不是這樣。我們只能說在不斷的實踐中獲得教訓，改正自己的錯誤，但不能截然的把生命割分爲昨日今日或以前以後。人類的一切活動，有種歷史的連續性；切蘿蔔一般一刀兩段，在人生歷程上恐怕無此先例。昨日當了漢奸，今朝覺悟，說要決心做人，因而立下大願，要把過去做漢奸時的種種劣跡一概抹去，有誰能够相信？

中國人總要講怨道，因而許多奸諛的人物就來利用。以德報怨固然迂，以直報怨也只在某種情形之下可用。以怨報怨的事，或者有人以爲，會引起冤冤相報吧？但在武器執着在正義道邊以後，你可放心，永久相報的事是不會有的。如果沒有武器，又不抓住正義，勸人放下屠刀固然復用，就是自己解嘲，說什麼昨死今生，也是騙人的話。

歐洲解放後的貧困

美國 Fortune 雜誌
南 沙 譯

歐洲曾準備接受戰敗，叛逆行為，納粹黨徒，麥士林；却不曾準備接受最後的磨難，不會準備解放以後如何存活。因為歐洲人的營養，衣著，居住，解放以後反遠不如德國佔領時代。

歐洲的窮困是普遍的，無底的，方面多得數不清：捉狹到沒有火柴，委屈到沒有肥皂，傷心到孩童哭着要麵包。連食物素來充足的地域如諾曼第，人民也一無所有了。又在跟災禍作戰的美國「朋友會」，解放軍開入五個月以後在諾曼第搞了二次詳細的勘查。他們的結論，湊成一幅小型地獄的鑲嵌畫面。糧食豐富。沒有鍋壺，沒有爐灶。所有留存的汽車擱在那裏，因為缺少燃料和車胎。窗上沒有玻璃。沒有靴子，也沒有襪子。數十萬人沒有更替的內衣。

諾曼第的房子都沒有了頂。勒·哈佛勒（位於賽納河出口處，為法國通航北美的大商埠，人口二十萬。）一萬八千幢屋子，一萬一千幢都夷為平地；加華陀州七六五個村子，全毀的有四五〇個；沃同河上的奧南鎮，片瓦無存；拉·奧葛脫村上，沒有一個活的靈魂。晚上你還能聞到尚未掩埋的人屍獸骸的腐爛

味。這便是家家戶戶都有奶油乳酪的諾曼第。這便是解放以後的諾曼第。

去年冬天，巴黎人即使有辦法在諾曼第弄到乳酪，也無法使它不發酸變臭；因為食鹽大缺。巴黎的鹽不夠保存豬肉，——巴黎人最容易到手的肉類。既沒有糖加入咖啡，也沒有咖啡可以加糖。今年正月，巴黎人每天口糧中只有一三〇〇加洛里，比納粹控制時代少了五〇〇。而美國人去年每日每人食物中有三三六七加洛里（熱力單位）。

自巴黎人於一八七〇年代以耗子充飢以來，從未有過如此的飢荒。（一九四四年代却以貓代鼠。據說巴黎的貓有三萬只失蹤。黑市價連皮帶毛每只折合美金六元。）巴黎人比戰時任何一個冬天都凍得厲害，缺少衣服，藥品，甚至開刀時缺少燈光。歷史上自有可信的紀錄以來，嬰兒死亡率達到了最高度。「法蘭西民族已瀕於危亡之境」，數星期前（按當為本年五月）一份法國報紙簡括地說。而這份報紙的名字叫做「解放」。

一九四四年法國的遭遇，也是整個歐洲所受或將受的。許多

解放政府，進入被德國當作社會機構多年的國土時，生產崩潰，分配崩潰，通貨崩潰，好比三座巨大的抽鐵機，對着政府張牙舞爪。每個國家的生產，過去都被裝嵌在複雜的機器裏，以適應德國的供求。每個國家的分配制度，都依賴着統一的大陸運輸。聯合國的勝利和德國的崩潰，切斷了運輸線，破壞了交通工具。當生產與分配完全解體的時候，通貨崩潰是必然的事，尤其是德國佔領軍隊發行的那些。

這三重崩潰的結果是黑市。雖然，黑市也無法產生奇蹟；它究不能出售沒有生產的物資，也不能把物資售給沒有購買力的人。歐洲所有的解放區內，工業生產是癱瘓了，失業的人數永遠在增加。法國需要救濟的人，不久要達到三百萬——它工業勞動者的半數。像整個解放的歐洲一樣，法國無法收拾那災害嚴重的局面：沒有運輸工具把無法獲得的原料去供給破壞不堪的機器。

可是法國還遠勝於比利時。比國人營養不足，極度缺乏動物蛋白。它們華美的紡織廠上着鎖，沒有原料，雖然歐洲需要衣服此糧食更迫切。比利時煤礦只生產它的能量的一小部分，因鐵內的支柱已不能用。

荷蘭人的飢餓已接近死亡線。今年二月荷京配給的口糧，每日減到三二〇加洛里。連土地也有一部分受了損害。被海水淹沒過的耕地，需要幾年的努力方能消除鹽水數星期內所致的破壞。

但在巴爾幹半島與波蘭，人加於人的損害，比海水加於土地的尤為殘酷。那些國家對於納粹戰爭機構，工業方面貢獻最少，

人民所受的待遇因之更苦。在此，德國人只知道攫取，攫取穀類為他們自家的存糧，攫取牛羊增加自己的牲畜，攫取女人送進他們的娼寮。而解放後的災告也同樣直接而無法生存。在西歐，協約國至少試過在軍隊開入的時候輸送平民的給養，但波蘭和南斯拉夫的解放者，一部分的給養却是就地徵取的。

在波蘭的俄國士兵，可以寄十一磅的食物包裹回家。南斯拉夫各黨派間連綿不斷的鬥爭，在農民眼裏，倒極像無窮盡的武裝搶糧。今日南國的現狀是：存糧極度空虛，交通全部破壞，危險的通貨膨脹。富庶的產麥區內，農民一心要求交換物資，但沒有可以交換的物資。火柴，食鹽，針，皮革，都沒有。五十萬赤貧的孤兒，半裸體的在鄉間流浪。全人口的衣著都不見得較此為勝。據估計，南斯拉夫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衣衫襤褸。

救濟，如果有，也是點點滴滴地來的。波蘭仍歸俄國負責，而俄國人的救濟觀念取決於兩點：一是他們本國的窘况，一是他們政治上的一現實主義，難得為了人道而軟一軟心腸的。本年三月，聯合國復員救濟聯合會（UNRRA）第一條供應船抵波蘭時，受盡委屈跟當地的蘇維埃當局磋商了數月之久。救濟會爲了要把食物運進波蘭，結果不得不派一蘇聯公民做代表。俄國人並不贊同我們的慈善和一視同仁的觀念。

滑稽的是多少年來沉淪於地獄的雅典，現在倒是大陸上飲食較好的城市之一。更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造成這特殊情形的原因絕對不容樂觀：希臘的經濟破產，逼使整個民族等待救濟。

在數量方面，意大利所獲得的為任何解放國家所不及。從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四年終，有二百萬噸以上的平民給養（其中約三分之一是食物）送進意大利。但是被蹂躪如意大利這樣的民族，那些救濟品簡直談不上恢復與善後。意大利人有兩種人盡皆知的辦法，以補充公家配給之不足。一是黑市，供給所有出售食物的三分之二。一是在美國兵用餐時排班等候。不少意大利人就靠着美國兵食盤裏的殘餘活命的。

對付希特勒加於全歐洲的破壞，聯合國有復員救濟聯合會。但兩年前該會獲得特准時，轟動全美的援助狂熱，業已過去。所有的政府，不論解放者或被解放者，此刻都堅決要把復員善後當作國家政策的工具。救濟當與政治分離這種慷慨的思想，在歐洲大陸的各國政府聽來，無異說革命當與政治分離。復員善後的實際，和促進一種更高的與國際的生活方式，距離還遠得很。

要使歐洲的復員善後成功，必須獲得三件東西：給養，船舶，還有最要緊的，美國的復員善後政策。

第一要問，歐洲糧食需要的情形究竟如何？全國設計聯合會確言，輸入九百萬噸的食物，可在復員善後的第一年上滿足歐洲的需要。這些數，是可以獲得的，至少在理論上。本季之末，美國存麥估計有一千萬噸左右，旁的麥類出口主要國家，估計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噸。歐洲的肉類脂肪類的最低需要，絕非不可解決。它的數量，據估計是六十萬噸，不及一九四四年美國民間的肉類消耗百分之九。

即使最低限度的食物供應可以立致，船舶噸位還是無法解決。並且，假定幾百萬噸的食物居然橫渡了大西洋，假定歐洲破爛的口岸還能容納這數目，更假定財政和通貨問題可以完全不理，——依舊有一塊最大的絆腳石：歐洲內部混亂到極點的交通機構。

歐洲不但飢餓而已，大陸整個的經濟體系都將在最近一二年中重建。為歐洲復員善後做些什麼、怎樣做法的問題，完全變成美國參戰以後所要決定的最重要的政策。

這件空前的事業需要美國空前的努力，並且要目標分明。當然，美國的經濟能力也不是無限的。但我們的貢獻，一絲一毫都該運用到最大限度，以收救治之效。故美國必需採取深謀遠慮的現實政策，而以下列各點為要素：——

(一) 歐洲農業實際上完全能夠自給，只要一朝運輸恢復，尤其是農民對於貿易制度的恢復信仰。但初步的食物接濟仍是最迫切的需要。既然我們不能供應全部的需求，便當把我們有限的援助送往大陸上最難自給的地域——西歐。

(二) 一千噸的機器和一萬噸切合實際需要的原料，在解救歐洲的窮困上，可比十萬噸的糧食更有效。如果把我們龐大的軍需機構留作重建西歐之用，美國的獲益將遠過於把船隻駛回本土。

(三) 歐洲工業的重建，有賴於健全的經濟關係，地域求其廣大，通貨求其穩定。但這兩點就無法實現，除非西歐迅速聯合起來。美國的復員善後政策即當殫精竭慮，加強這聯合的傾向。

(四)以事業之範圍與性質而論，美國的援助必須由最優秀的、有權威的幹才主持。

總之，美國的復員善後政策當採用戰爭的基本律——集中優勢的力量，對付特別選定的幾個要點。美國的優勢力量是工具，原料，技術效能。要點已經由三巨頭選定。

不管我們樂意與否，歐洲必須分作兩部分來看，——俄羅斯區域和西歐。俄羅斯區域所包括的，除開丹麥，有糧食生產過剩的全部國家。西歐所能遭遇的，一個權威人士曾經用明白的詞句描寫過：「在英美佔領區內，人民的境况，說得客氣些，好比蒸汽浴箱。俄國決不肯讓它佔領區內的剩餘糧食搬往西方。」

假使西歐的工業組織繼續損壞下去，乞丐們便將被歐陸的食物牽引着往東。假使西歐復員善後的結果能夠獲得繁榮，那末它將變成所謂「大西洋集團」。贊助後面一種趨勢，是美國的命脈所在。

俄羅斯範圍內的歐洲，毫無疑問能自行料理。但國際和平與美國企業的前途，都看另一半歐洲的處理是否完滿而定。而這一點又要看美國在一架垂死的機器上加什麼油。

過去，美國不肯把物資與船舶的缺乏作為不能戰勝的託辭。那兩種缺乏都被大規模地補足了，只因爲非戰勝不可。倘美國明白事態的緊急，那些缺乏是依舊可以補足的，只因歐洲的復員善後對於美國的重要，不下於歐洲的解放。

告 讀 者

邇來物價昂騰，旬日之間報紙每份漲百分之二百三十，排印工漲百分之五十。本刊篇幅較多，爲稍減賠累起見，不得不略增售價；雖讀者負擔加重，但與本刊實際成本相差猶巨。故爲本刊與讀者雙方利益着想，今後擬竭力推行優待辦法，即(一)一次預付國幣二百元，本刊按期照每期定價八折計算，於預付款下扣除，至扣完爲止。(二)凡預定各戶概請於出版時來社自取，若須郵寄，每期照加郵費四元。

第一期要目

- 歐洲往那裏去？
- 吾國過去教育之檢討
- 讀日本松方公爵遺札
- 所謂人道
- 美國披露又一新武器
- 靈感(小說)
- 枕上偶得(散文)
- 鶯花無限(散文)

第二期要目

- 從中俄密約到中蘇條約
- 日本與庚子賠款
- 怎樣管束德國
- 改良中國農業之我見
- 原子時代
- 劇話
- 消息(詩)
- 羅宋菜湯(散文)

復興我國紡織工業之管見

瞿炳晉

我國境內之紗廠錠數，日廠所有者幾與華廠數量相等。布機台數則日廠竟超過華廠八〇〇四台。再就人口之比例觀之，日本人口號稱九千萬，而我國有四萬萬五千萬，恰為日本之五倍；但所有紗錠數，僅為其百分之二十（因日本國內有紗錠二，五〇四，九七七枚，加之我國境內有二，二八二，〇〇〇枚，合計一三，七八六，九七七枚），布機台數僅為其百分之二一·五六（日本國內有布機八四，七七三台，在我國境內有三三，五〇七台，合計一一八，二八〇台）。若更就人口數而分配之，則我國每一百六十三人方得紗錠一枚，每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五人方得布機一台。而日本每十三人可得紗錠一枚，每七百六十一人可得布機一台。其間比例相差之巨，亦可見我國紡織工業衰落之一斑矣。試以民國廿六年七月以前之統計，將我國所有之紗錠數及布機台數，列表如下：

	華廠	英廠	日廠	共計
紗錠數	二七四·六	二二·一	二二八·二	五二四·九
百分比	五二·一	四·二	四三·四七	
出紗包數	九四·六	三·八	六四·五	一六二·九
布機台數	二五五〇三	四〇二一	三三五〇七	六三〇三一
百分比	四〇·四六	六·三八	五三·一六	
生產碼數	四三九六七·六	一八〇七·四	九六七二八	一四二五〇三

（本表紗錠數，出紗包數及生產碼數概以萬為單位，「·」下為千數）

但此猶屬戰前狀況。及戰事發生後，華廠或被毀於炮火，或為敵僞侵

佔，或受原料電力等限制而不能開工。抗戰期間我國所能開工之紗錠數及布機台數，目前雖尚無正確之統計，但其數量勢必激減，而在日人之手者則有增加，當在意料之中。抗戰勝利，日本降服；不平等條約，已完全廢除；吾人此後將何以復興此有關國計民生之紡織業耶？憶民國廿九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在成都舉行年會時，決議成立「總理實業計劃研究會」，負責研究及制定詳細之實施方案，經三年之努力，預計全部總理實業計劃建設成功之日，衣服工業各部門每年之生產量，將如下表所示：

棉工業：	棉紗（平均二十支）	六，四〇〇，〇〇〇件
	棉布（平均十二磅）	二二二，六〇九，五〇〇疋
麻工業：	細布	九，〇〇〇，〇〇〇疋
	粗布	三三三，〇〇〇疋
毛工業：	毛線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毛呢	九三，三〇〇，〇〇〇磅
	毛毯及針織品	一四，六六〇，〇〇〇磅
絲工業：	蠶絲	五二，二〇〇，〇〇〇公斤
	人絲	五二，二〇〇，〇〇〇公斤
	綢緞	一三，七五〇，〇〇〇疋
染整業：	上述布綢呢絨產量約五分之四需要漂染及整理。	
紡織機器製造業：	每年須製造紡機一，〇〇〇，〇〇〇錠，布機及其聯帶設備（包括縫紉機）五〇，〇〇〇台。	

上列棉麻毛等三項，以自給為原則；絲工業則兼營出口。

又據蔣主席所著「中國之命運」經濟建設篇內，實行總理實業計劃所需之設備及人才，在紡織方面者，計有：

全部工作量	最初十年內工作量	
棉紡錠	一千萬枚	三百萬枚
棉織機	三十二萬台	九萬六千台
麻紡錠	廿七萬七千枚	八萬三千一百台
麻織機	一萬五千七百台	四千七百十台
毛紡錠	五十八萬錠	十七萬四千枚
毛織機	一萬六千五百台	四千九百五十台
蠶絲機	廿三萬六千七百台	七萬一千台
織綢機	九萬四千台	二萬八千二百台
漂染印整機	甲、一二四單位	三十四單位
	乙、二八〇單位	八十四單位
針織機	一萬六千五百六十台	四千九百九十台
縫紉機	三十萬台	九千台

又「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紡織或染化科幹部人才之數目，大學或專科畢業生為三千六百人，高初級職業學校畢業生八千二百人。可知此後復與我國紡織工業之計劃，當局早有準備。但如何實現此種計劃而得有美滿之結果，誠為一重要問題。茲就管見所及，略述如次：

(一) 調查統計現有紡織工廠及技術人才——我國之各項統計，向不精密。而各項事業之進行，實當根據統計數字以為準繩。當局雖擬有紡織工業建設計劃，所需紗錠數及布機台數，亦已精密預計，但目前我國究竟尚存有紗錠及布機若干？按日偽各廠所得者又若干？當作一精密之調查與統計，以為參考。不論工廠之規模大小，不論其原動應用人工或電力，均須分別翔實記載。紡織技術人才高級者有幾，中級及下級者又有幾，亦應有所統計。蓋增設紗錠後所需之大量人才，不可不未雨綢繆也。

(二) 嚴格管理各紡織工廠——往日我國政府對於各廠除征稅外，其

他多不過問，故廠方各自為政，出品並無規律。如以棉紗而言，每大包之重量無定，往往有虛偽之加重加長等陋習；紗支亦難正確，商標上所載者每與實測者不符；至其品質勻淨與否，拉力強足與否，更大有差異。以上種種，對於同一支數之紗，不但各廠間有差異，即同一紗廠因生產之年月不同，所出者亦屬有別，因之引起用戶之困難。各廠之產量及成本亦相差甚巨。戰前華廠之成本恒較外廠為昂。外貨之價格既廉，品質又能保持前後一致，故用戶常趨外貨而捨國貨。此後深望當局能嚴格管理各紡織工廠：不論其為官營或商辦，對於其組織是否健全，設備是否充實，工作是否合格，技術是否優良，均應一一嚴予查察；並對於出品之品質、產量、成本及包裝等等，均須規定相當標準，不得參差，倘有不合標準者，嚴予取締，並促令該廠設法改進，務使適合標準而後止。

(三) 獎勵並擴充紡織學術研究團體——我國初辦紡織廠時，技術方面多用外人，繼以機匠代之。現在雖有受高等紡織教育者，但為數有限。此後增設紡織廠，對於培植人才之教育機關即增設；對於原有者儘量協助其擴展，以達供求均衡之境。更有進者，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故應多設研究機關，以謀技術上之改進。其有特殊貢獻者，更予獎勵。但此種研究需費浩大，非政府及大工廠不能担負。

(四) 改進原料之品質及產量——紡織原料之棉、麻、絲、毛，國產者多屬粗劣，不適於紡細支紗之用。此後宜如何改進其品質，增加其產量，應由政府方面延請農學專家研究其事，以事補救。倘仍應用外棉紡績，則國內紡織工業之根基決難確立。

除上列四點而外，尚有增設紡織機械製造廠一事極為重要，務以自製機械為原則，以免購買外機之損失。至於工廠內部，機械是否運用得當，管理是否合乎科學，職工技能是否稱職，皆為一般工廠共同原則，毋須贅述。

食的一問題

糙米運動 秉志

國家實力之消長，以人民之健康為樞紐。故營養問題，關係最大。吾國人民之膳食，以米為大宗。產米區居全國大半，即生產雜糧之地，亦受產米區之供助，而以米為膳食之一部。

原夫米之本身，乃一重要食品；其淡紅色之外層，為乙種維生素之所在，最富於營養價值。特國人喜求精白，養成習慣，務將此層磨去，以求美觀而適口。新米登場，農民碾去其硬皮；此時所謂糙米者，乃營養之珍品也，而必須經磨房一番研磨，嶄然潔白，以求所謂「大米」者，社會始愛之嗜之。此時米粒所具營養之美質，所謂乙種維生素者，已完全失去。本身所存者，大部份皆係澱粉。其他為營養所帶之各質，幾等於零。國人窮年累月生活於澱粉中。其體力之發育，尚能望其健全乎？

據營養學、病理學研究之結果，食白米者以缺乏乙種維生素之故，必患脚氣病。此病之影響甚廣，不獨限於脚部而已。其初四肢無力，麻木癢酸，面部四肢，悉形腫脹，肢節肌肉，乾枯瘦削。繼此以往，其患愈甚：感覺不靈，疼痛時作；體部痺萎，行動無力；呼吸減低，脈搏加速；或環周神經發炎。死亡率往往增高。食乳之嬰兒，若其母患此病而不急以乙種維生素飼之，必不免於夭折。此乃脚氣病之普通現象，皆因食白米所致。即其最輕者，亦必阻撓體格之生長，及神經系統之發達。人民之體力心力，均因此而下沉。此外，腸胃各部亦生病象。其分泌與蠕動失其正常

之能力，而身體孱弱，抵抗力微，對於各種病害，皆易受其侵犯與傳染。

以上所說，乃近時科學所得之事實，不容否認者。由動物之實驗與人類疾病之觀察，雙方比較，其原因與結果皆甚脛合。其結論，係人類與動物，凡食白米，乙種維生素倘完全缺乏，必患上述之疾病。準此而談，吾國人之所恃以果腹者，其遠營養原則不亦甚乎？

國內產米之量，不為不巨，然時時仍患不足以應億萬人民之需求，須由國外輸入以補足之。如安南、暹羅等處，每年皆有相當數量，所謂洋米者，源源輸入。唯因國人喜食白米，輸入者亦皆失去外層，曾經磨房，毫無乙種維生素存在，與本國所產為磨房研磨者，同係澱粉而已。富裕之人必用其極白極潔者。欲其改用糙米，不啻如使其茹茶飲藥，決所不願。即貧苦勞工，亦莫不喜愛所謂「大米」，非萬不得已決不願嘗糙米。其於體力之影響已如上述。蓋以白米為主要膳食，雖有魚肉菜蔬為佐，而乙種維生素仍患不足，其患害直影響於國家民族之生命。

文化發展之國家，教育普及，人民富於科學常識，知識水準相率提高，鄉曲婦孺皆知平衡膳食之標準，及所以配合之方法。吾國人宜急起直追，務使營養學之常識，達於民衆。所謂糙米運動，萬不可緩。要當勉力實行，犧牲口腹之欲，以矯白米惡習。國家民族之前途，庶可光輝日新乎！

大眾的營養品

林俊卿

一般生活比較優裕的人都知道講究飲食。但大多數的目的只在求美味，享口福；忘記了飲食主要是為健康。至於中下階級，飲食只為止飢渴，肚子一飽即已滿足。在赤貧的人更不過求一個半飢半飽，苟延生命罷了。可知無論貧富，很少人懂得營養問題。

提起營養二字，大家一定以為與生活水準，經濟條件有關，非貧苦的人所能講求。其實營養價值高的食物不一定昂貴，不一定勞動階級不能獲致。吾國國民的缺乏營養，主要還是由於食物的選擇不當。本文即欲以大眾的經濟情形，和科學的營養原理配合起來，研究那幾種堪稱為「大眾的營養品」。

先要記得營養的基本原則是滿足人體的需要。凡符合這個條件的食物，我們稱之為營養品；否則，縱使味道鮮美，我們也只名之為「珍饈」。

人體所需要的，第一是使人能夠勞動的原動力，與維持體溫的熱力。第二是供給身體各部新陳代謝所需要的材料，其中包括蛋白質、維生素，與礦物質。

第一種需要以每日勞作的情形而定：重操作者，每日約需三千至四千的熱力單位；輕操作者每日需二千左右。第二種需要則視體格大小與性別而異。大約每公斤之體重，每日需良質的蛋白質一克。所謂「良質」，是經水溶解後所得的氨基酸，適合於身體各組織的需要的。肉類所供給的蛋白質多為良質，植物供給的常缺乏某些種主要的氨基酸。在這種情形之下，當

用幾種不同的蛋白質互相補充。至於維生素，重要的有A、B、C、D、E、G。（或稱為甲乙丙丁戊庚六種）。礦物質有鈣、鈉、鉀、鐵、鎂、碘等。人體之於維生素及礦物質，每日皆有一定的需要分量。

很多食物只能供給第一種需要，例如米、糖、和一切的澱粉類油類等。有的食物除產生熱力外，還有第二效用中的一部或全部。食物的營養價值，即以產生效用的多寡（即滿足需要的程度）為標準。一般人士僅知注重熱力的補充，而不知熱力價值在營養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地位。很多危險的病都是山片面營養招致的。換言之，肚子飽是一件事，營養又是一件事。天天吃飽不一定就營養充足（例如吾國人），營養充足不一定就肚子飽（例如西人）。

為維持健康計，足量的良質蛋白質，足量的維生素，應該和熱力三分之一天下，居於同等地位。若用分數表示，蛋白質、維生素、熱力，應各得三分之一，合為二百分左右。我們就把這一百分作為營養全部的分數。現在試用這種計算方法來估量每種食物的營養價值：

食物種類	三大要素		蛋白質	黃質	維生素	總分
	熱	力				
米	三·六加洛里	四	五克	一·五	○	五·五
麥	三·六加洛里	四	一六克	四	八	一六
黃豆	四·四加洛里	四·九	四〇克	一一	一六	三一·九
山芋	一·二加洛里	一·三	二克	○·五	二〇分之一	三·四
油	九加洛里	八·九	○	○	○	八·九
豬肉	三加洛里	三·三	二〇克	一一	二分之一	三〇·三
牛肉	三加洛里	三·三	二〇克	一一	三分之一	二五·三

（總分愈多即營養價值愈高）

（總分愈多即營養價值愈高）

觀上表，可見肉類同黃豆的營養價值最高；除山芋外，米的價值最低。肉類跟黃豆比較，還是肉類高；因為肉類所含的氨基酸極豐富；黃豆的氨基酸類，常常缺乏「西士丁」一種，要用麥類補充。但肉類雖有營養價值，以我們大眾的經濟情形講，並不配做大眾的營養品。大眾的營養品除營養的價值很高外，還要有一個條件，即金錢的代價低。假如我們以三十熱力單位的物量為計算的標準，按照各物的市價，再來估算每種食物的經濟營養價值，可得結果如下：

食物種類 (以本年六月初旬為準)	三大要素		力	蛋	白	質	維	生	素
	熱	力							
米	四〇〇〇元(斗)	三·六加洛里	〇·七二加洛里	四〇〇〇元	三三〇	〇	〇	〇	三三二〇元
麥	二〇〇〇元(斤)	三·六加洛里	〇·九加洛里	三四〇〇元	三三三	一〇	B ₁	七	五〇七〇元
黃豆	一四〇〇元(斤)	四·四加洛里	一·六加洛里	一九〇〇元	三三三	二八	A.D.	二八	八三三三元
山芋	五〇〇元(斤)	一·二加洛里	一·二加洛里	二五〇〇元	三三三	各三	分之二	二二	八八三〇元
油	三〇〇元(斤)	九加洛里	一·五加洛里	二〇〇〇元	三三〇	〇	〇	〇	三三六〇元
猪肉	四〇〇元(斤)	三加洛里	〇·三七加洛里	八〇〇〇元	三三三	A.B.	D.G.	二二	九〇九〇元
牛肉	四〇〇元(斤)	三加洛里	〇·三七加洛里	八〇〇〇元	三三三	A.D.	(G.)	一六	八一〇〇元

★(每分之代價愈高，其經濟營養之價值愈低)

由此可知黃豆最有經濟營養價值，也就是堪稱為「大眾的營養品」。但剛才說過，黃豆需要從肉類取得動物蛋白，或從麥類取得植物蛋白來補充牠的「西士丁」氨基酸的不足。故我們的飲食應該採取綜合法，如：

- (一) 財力充裕的人可以以米(食飽為度)與猪肉(約每日半磅)為主。
- (二) 財力稍細的人可以山芋(食飽為度)與適量之牛肉(約半磅)，或少量之猪肉(約三分之一磅)配合。
- (三) 勞動大眾，則以黃豆與麥為主，其分配約為一份黃豆三份麥之比例，因兩物所含之蛋白質量適與此相反。

此外尚須富於礦物質之補助食品，如鹽、海產植物類。並當常食應時之蔬菜及其他食物，以補足維生素之需要。但蔬果魚類皆隨時令而異，市價高低無定，不能詳確計算。吾人只須酌量時令及各人經濟能力，在下列許多食物中任擇一類。但A B C D四大類必須各備一格，不可或缺。

(維生素A) 每日香子六隻 或黃桃六隻 或高荳十隻 或甜黃番薯二隻 或番茄一莖 或蛋六枚 或牛肝二〇克 或辣椒三莖。

(維生素B) 每日猪肉半磅 或牛肉雞肉羊肉任何一種二磅半 或熟皮半磅。

(維生素C) 每日橘子一隻 或葡萄一莖 或番茄三莖。

(維生素D) 每日魚類約半磅 或魚肝二兩 或牛肝二兩。

那末化了與前同樣的代價可以大大的增進健康。倘使勞動者認為目前的健康已經滿意，那末他可以比舊式的飲食節省許多錢。再把問題推廣，也許農業種植也可隨之改良。長江流域的產米量，本不敷吾國之食用；農業專家大可研究是否改種黃豆麥類可有更多的收穫，東三省的大宗黃豆是否可以南運，藉以解決糧荒，並堵塞洋米進口的漏卮。

但最要緊的，還是大家先得破除幾千年來對於食米的迷信，放棄這種代價最貴而營養最少的食物。

一個音樂家的修養

Maurice Ravel 著
沈敦行 譯

莫里斯·拉凡爾（一八七五——一九三七）是現代法國大作曲家，與印象派始祖特皮西（Claude Debussy）齊名。他的作品結構工細，色彩絢爛，而技藝的變化尤層出不窮。代表作有 *Daphnis et Chloe*（舞劇）、*L'Heure Espagnole*（獨幕歌劇）、*Boléro*（西班牙舞曲）、*Piano Concerto*（鋼琴左手獨奏）、*Ma Mère L'Oye*（童話組曲）等。拉氏晚年不幸精神失常，思想錯亂。這篇短文原題「我的懶惰童年的回憶」是在易賓前神思清明之際寫成的，逝世後一星期載於巴黎晚報。

據我看來，從來就沒有許多分門別類的藝術；換句話說，藝術就只有一種。音樂，繪畫，和文學之間的區別僅在表現的方法不同罷了；所以在藝術界只有各種專家而沒有各種藝術家，我們知識的領域愈擴大，精擅一技的需要也就愈迫切了；因為任何學術斷不能不下苦功就可以獲得的，藝術又豈能獨居例外。因此，我們要學那位多才多藝的達文西是辦不到的了。一切藝術他都能一手包辦，而且還遊刃有餘，但是他都沒有達到精深的程度，就連繪畫他也只當做遊戲，而並不以此為專業。

至於我自己當然天生就只配做一個音樂家。倘若我不是一個作家，原因倒不在於我不能寫作，而在於我缺乏寫作的衝動。比方，在讀書時我的態度就和寫寫作而生活的文人一樣。對於繪畫，也是如此。我不愛愛好美術者的眼光，而用畫家的眼光去鑑賞一幅圖畫。這也許是因為我多方面的天賦在童年時代就一齊顯露出來。不過說，我的父母也正為此而發愁；並且我對於一切藝術的傾向却又和一種異常的惰性攪在一起，這就使我父母

益發擔憂了。我正像一輛價目規定的出差汽車，行的路程長短隨了車資的多寡而定的；沒有出錢的乘客，它就老是停着不動。我一定要有利可圖才肯工作；換句話說，假如有人要引誘我幹一樁稍費氣力的事，他必須用來打動我才行。

在學校裏，只有數學一門能引起我幾分興趣；我父親是工程師，當然非常高興；可是我母親生長在巴斯克（Basque）地方，又像她家鄉的人一樣是個音樂家，所以她總想我在鋼琴課上多用些功。無奈我每逢上鋼琴課總是無精打彩。我研究作曲的情形可大不相同了：破題兒第一遭就令人嘖嘖稱怪，都認定我的前程是在這方面。作曲簡直使我樂而忘倦。實在這也不足為奇，因為我不過把對於數學的興趣移到音樂上面去罷了。我向來有個根深蒂固的懶惰習慣，從此以後我居然會自以繼夜孜孜不倦地工作；這種堅持的刻苦却不幸影響到我的健康。

我的啟蒙老師是查理·勒南 (Charles René)。他教我解答作曲的習題，那時我還是十六七歲的孩子；但過了三四年我才專心去志嘗試作曲。以前的那些作品我生恐被人看見，很小心地一直藏在起來。

在音樂院裏，我兼攻作曲與鋼琴。白呂奧 (Camille de Belioz) 是鋼琴班中的同學。相處不久他就看透了，我，說我確有藝術家的氣質，但是做演奏家，我的專心可就差得太遠了。我研究和學樂，對位法與進曲曲的作法，都是不分先後，同時並進的。直到那時，我寫的樂曲還很少，可是我已經覺得技癢，自我表現的心情已經捺不住了。

從那時起，我就在我心愛的作家的作品裏不斷地探尋它的奧妙，發掘它的蘊藏，同時我就覺得我應該開闢新路，我的思想也可以改換方向表達出來。當時我所受到的影響堅定了我的信念：就是藝術只有一種而沒有幾種。的確，我深受作曲家夏勃里哀 (Chabrier) 的感觸，他至今還沒有被人抬舉到他父之無愧的地位，因為現代法國音樂的潮流到了他就淤塞住了。他在音樂裏正像瑪奈 (Manet) 在繪畫裏一樣；並且夏勃里哀確實收藏了多幅瑪奈最珍貴的繪畫。既然我已經受了夏勃里哀的感化，那末特皮西的新奇的發見在我看來也就不足為奇了。假如我也受了特皮西的影響，我就故意地，並且我時常覺得我應該躲避他。總之，我從未全盤接受特皮西的意見；我相信這是顯而易見連人皆知的事實。至於音樂的技巧，我的老師當然是愛倫·坡 (Allan Poe) 了。他的作品給我影響最大。我以為那篇「原詩」是他最好的文章，但是瑪拉美 (Mallarmé) 的意見却與我大相逕庭。他硬說那是滑稽文章；我確信愛倫·坡的那首「烏鴉」就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言論。

在繪畫、文學、和音樂裏，我總想領悟其中奧妙，另闢自己的門徑，——這種屬類旁通、掘彼注此的熱望，卻不但是我少年時代異常顯著的性情；我至今還時時存着這熱望，尤其是關於我自己力圖自新的熱望。

我的熱望時常驅使我竭力運用心智，更新我的藝術的自己。我要絕對確定一首作品的內容善惡美，然後我才敢下手。可是我將它放下手之後，就突然感到一種巨大的痛苦；從這以後，我覺得這篇作品已成了老生常談。我從來沒有敢發表我自己的風格。假如我找着了什麼新鮮的自表現的訣竅，我就會說：「人在我的作品裏去探勝吧。倘若你們要拿我早期的作品扔到墳場上，去像我說，而後的風格判若兩人，那也不妨。我相信一個有自知之明的藝術家是不會胡擲的。」

我以為：與其說藝術家是「危言的」，無寧說他是「有自知之明的」，因為「危言」這個詞似乎含有幾分「糟蹋人」的意義。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不能驚世的。人類最偉大的地方在於他創造藝術品的才能。假如有人認定藝術不過是情欲中、自然流露出來的，而不是藝術家刻意經營，一絲不苟地構造成功的，那簡直是一知半解的胡言亂語。情思淺陋，意境平凡，在藝術裏都應該摒棄。瑪虛納 (Marschner) 天賦特厚，只因他過分篤實了，反浪費了自己的精力，——他將所有的思想不分好歹都老老實實寫了下來；結果，他一生的事業就是翻來覆去老是講同樣的話。他自以為推陳出新，其實不過是老調新腔罷了。的確，藝術家也真難得有充分的能力制馭自己。我們既然不能把不諱的話和盤托出，而同時又要下千捶百煉的功夫刻意經營，開拓境界；那末我們把偉大的藝術當做一種人工的最崇高的形式，豈不更好？一般人都說我缺少熱情，只因我思索太周密太深刻了，又因我竭力避免說那些庸俗瑣碎的話。他們挖苦我說，我寫的都是傑作；就是說，我在自己的創造裏面把特殊的主句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只得這樣回答他們：假如這是真情實話，我倒是個先知先覺者了。我除了停止工作或等死之外，也沒有廢話再饒舌了。一勞永逸的上帝就是我的好榜樣。他創造了宇宙萬物，應有盡有，——鑄成了大錯之後，却逍遙自在，享受長期的休息。但我不能像他那樣老是不開口；我事情已經做完了，還講上這一大堆廢話。



漫談戰爭

——人生百談之三——

平心

人類好像是慣於跟自己開玩笑的動物。幾乎從有社會文化的時候起，戰爭就同歷史結了不解之緣。

戰爭，這急性的歷史發炎，時常在毀滅人類自己，撕裂人間的諧和。耗盡無量汗血和智慧創造出來的財富與文化，只要一碰到戰爭的火浪，轉瞬就化為灰燼。好像一羣頑童費了長久時間用積木砌成的房屋，只須一陣爭吵，就立刻碰撞得零亂的碎塊。人類手造自己的財富與文化，當然還沒有孩子們蓋玩具房屋那麼簡單，但破壞它們起來，却並不比頑童弄塌自己的積木堆困難多少。從石器戰爭進展到槍炮戰爭，以至今日的機械、化學、原子戰爭，在整個人類生活史上所佔的時間並不算太長；而繼續增大的毀滅力量却像不斷加重的苦惱擔子，實在使歷史有不勝負載之感。當槍炮使用於戰場的時候，歐洲人還不會發明蒸汽機；而當原子炸彈投擲於廣島長崎的時候，世界上最進步的工業界也沒有把握利用原子能作為工業生產的動力。在戰神的鞭策之下，殺人器械老是跑在活命工具的前頭。

與其說人類對於自己的苦痛容易健忘，倒不如說人類不易擺脫自己手造的苦痛。每一次戰爭所帶給人間的災難儘够叫人戰慄不已銘記不忘了，然而下一次戰災仍舊到來，甚至來得比上一次更兇猛，更慘烈。戰神不停地灌人以苦酒，人就不知不覺用戰爭權充盛嘔吐的容器。

戰爭是人間最無法補償的浪費，這是我們慣於聽見的厭戰詞令。但為什麼許多國家對造禍人羣的事總是極端吝嗇，而對於為禍世間的事却慷慨萬分呢？不要說在戰時，就在承平之日，各國直接間接花在軍備擴充上的金錢，總是多於用在教育厚生等事業上的金錢。一朝砲火漫天，戰費就以賽跑的速度激增不已，有的達到天文學的可驚數字。假使一深察戰爭的內層，這個可怖的人為災難所造成的生命上和精神上的損失，按補償價值來

說，實在超過物質與財富的消耗。然而人世間並不因此減少對戰神的親熱。究竟出於什麼鬼怪作祟呢？在苦難的邊緣上，人們是愛猜透這個攸關人類興亡的大謎的；其中一種為我們熟知的猜測，就是生物學的戰爭觀。

驟看起來，似乎不僅在人間，在生物界就沒有有一秒鐘停止過殺伐。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與類種中說到過一個有趣現象：「雌性動物中的最強者與武器最銳者，常有以戰勝弱者，而與健美的雌性動物配合。」其實力不分強弱，性無論雄雌，一切動物為了個體與羣體的生存，在物競天擇的修羅場中，經常必須互決勝負。彷彿造化從不肯給大地上的無邊有情以片刻寧息。幸而靠了生物界的不斷搏戰，地球沒有給繁衍無窮的生命塞滿，否則人類連排開戰陣展布手脚的餘地都早已喪失了，勝利的和失敗的英雄又從何產生？

大約也就因為上帝要為生物界的第一號優勝者留下遼闊的比武場，所以在比武場四周用人血劃下了界線，叫林林總總芸芸叢生的普通生物永遠站在這界線之外，好教亞當夏娃的後裔們在戰場上馳騁轉戰，建立豐功偉業。根據舊約的記載，耶和華並不是促進集體安全的和平主義者，倒是熱心提倡尚武精神的業餘戰略家。除了有一次禁止過所羅門的公子羅波安跟反對他的以色列人打仗外，他老是幫忙他的兒女們「戰勝仇敵」，起初打的是外邦人，後來連他所庇佑的以色列人也給交在猶大人手中。有一次，猶大王「亞比雅(Ahijah)」和他的軍兵大大殺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仆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萬」（歷代志），超過史太林格勒大會戰德國軍隊陣亡人數的三倍，不能不叫治史者驚心咋舌了。

當然，上帝的兒女們是不肯援引耶和華好戰的故事來提倡戰爭的，倒是借用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說做他們的戰爭哲學。但地球上最好鬥的動物實

際也不好跟人類相比；我們不能設想動物有戰爭史，正如不能設想牠們有工藝史一樣。動物在生存競爭中經常用以搏擊敵方的，是附着於自身的天然器官，而不是離開身體獨立的自造戰具。這和人類用自己手造的武器參加戰爭是完全兩樣的。再者，動物的生存衝突總不外由食與性兩個原因引起，人間戰爭却就不這麼簡單。固然，歷史上有不少戰爭是由於爭奪食物而發生。中國和歐洲的許多平民叛亂，如漢末黃巾之亂，唐代王仙芝、黃巢之亂，明末李自成、張獻忠之亂，十四世紀英國瓦脫·泰勒（Walter Tyler）之亂，十五世紀波希米亞威司卡（John Ziska）之亂，十六世紀的德國閩塞爾（Thomas Müntzer）之戰，都是農民大眾要求食物的大暴動。但戰爭一起來，就不能不碰觸統治者的政治壁壘，演成猛烈的社會階級戰爭。至於和性的問題有關的戰爭，除了野蠻人掠奪異性供洩慾之用而外，幾乎沒有不涉及政治經濟關係的。例如希臘人的圍攻脫洛埃，安東尼與屋大維的火併，潛兵由吳三桂引入關，決非像傳說所渲染的，真和美少女海倫，克里奧巴脫拉，陳阿圓有甚麼因果關係。就因為人間戰爭具有複雜的社會內容，而動物的生存競爭祇是受制於自然衝動，所以用來評價前者的是非權度，決不適用於後者。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這是儒家對於戰爭的一種批判。史太林說：『有正義的進步的戰爭，也有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戰爭的一種分析。假如有人用義與罪，善與惡，進步與反動之類的辭句來評判中生代恐龍類的『大戰』或是亞馬孫蟻（Amazon Ants，產於巴西，最善於戰鬥的一種蟻類）的戰鬥，即使是慣於用人類道德來敘說動物生活的法布爾，也會笑他為迂腐吧。

西班牙的山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說：『戰鬥是一種根原的本能。假如人沒有別的目的爭鬥，他們將要為言語，幻象或女人而爭鬥，或者僅僅因為討厭別人的臉色，或大家行路時對面相碰而衝突起來。』這種戰爭本能說跟前面所說的戰爭生物哲學並沒有很大分別。照這種說法，我不知道歷史家將要怎樣區別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的性質，又怎樣判斷法西斯主義戰爭與反侵略戰爭的是非。

若果我們稍稍留心於人類戰爭的特質，就不能不承認戰爭是生根在社會關係中的矛盾產物，一種受歷史法則規定的社會矛盾現象。

差不多沒有半點例外，每一種社會矛盾現象都會給少數冒險家利用，來達到他們的自利目的。在利用價值上，戰爭是一種比重最大的東西，是一切冒險事業中最富有冒險性的，一切人生戲劇中最富有戲劇味的。為了土地的擴張，財富的攫取，霸權的爭奪，助名的建立，英雄們少不了乞靈於戰爭，而且必須爭作爲他們終身的賭博。自然，賭博的籌碼是永遠不吝吝之的。自廣大的生靈以至無限的國富，都可以供他們下注之用。如果碰到他們的賭運亨通，贏利的是他們。羅馬的平民領袖革拉古（Cicero Caelius）曾在對民衆的演說中說過一段極其沉痛的話：『你們打仗，你們戰死，是爲的使他人安富尊榮，人家說你們是世界主人翁，但地面上沒有一塊土地是你们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原來是不分中外的千古傷心事！倘使不幸冒險家的賭局失利，所有的籌碼都給輸得精光大吉，而失敗的賭手仍不失爲歷史上的英雄。西楚霸王項羽跟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的戰績至今還叫世人稱懷不已。日本武士屢次揚言他們的『大東亞戰爭』是『賭國運的戰爭』，那確實是充滿着謊言的宣傳之中難得的老實話。

玩火者往往死於火，動刀者常常死於刀。歷史從不會也永不會允許刀劍成爲人類命運的最後判決者，反之，它不斷用鐵筆判定刀劍使用者的最後命運。英雄末路的歷史故事多到無法排列，我們且不用提它。但看歷史上幾個變成顯赫的帝國，起初怎樣藉武力而興，到頭也怎樣因武力而亡，就儘够叫世人驚心動魄了。羅馬是武功極盛，拓地最廣的古代強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也會震赫一時，冒充成吉思汗後裔的帖木兒創了一個回教帝國，掠奪了不少疆土；結果都在荒淫殘暴，生靈塗炭的情形之下，覆滅得連渣滓也不留。其他如古波斯、大食、匈奴、突厥、女真等帝國都沒有一個例外。可是武裝拜物教的信徒們是不肯認輸的，總自以爲可以創出例外的格局，企圖用人民的膏血去填平古人的覆轍。這些夢遊病家的結局怎樣呢？不是倒下得比古代侵略家更快得多嗎？（下期續完）

譯詩二章

風

「溫洛」岩一帶草木深訴着悲苦，
 「雷鏗」岡披離的林莽如嘆息頹廢；
 狂風不斷地摧擊偃蹇的幼樹，
 「賽汾」河上的風葉似雪下紛紛。

當古「烏里恭」城池猶高峙雲霄，
 也是這樣風吹過森森山谷：
 一樣是古代的風，古代的怒號，
 祇是當時它撻伐另一片林木。

當年，遠在我以前，那個羅馬人
 常向着那邊蕩亂的山岡凝眸：
 一個英吉利農夫創痛的心情
 和使他激奮的血液，他都有的是。

他那裏，也像風吹過臃腫的樹林，
 生命的風暴從他心頭吹過；
 樹如此，人亦如此，永遠不能平：
 昔日有那羅馬人，今日有我。

手

狂風不斷地摧擊偃蹇的幼樹，
 它吹得這樣猛，將沒有多久延摧：
 今日那個羅馬人和他的憂苦
 已與古「烏里恭」城俱委荒埃。

火車在「瓦那」荒野的山中
 奔馳着，變動着州原與天空，
 遠遠在後面，一峯隱約，
 猶見「克利」蟬蟻的頭角，
 低低向捐棄的西方落去。

那一天早晨，離此半州路，
 多少個忠實的朋友來握別，
 我的手幾乎被拉得脫節；
 現在手攤在膝上空着，
 我膝上這隻手還覺得疼着。

我說，手啊，現在我們既
 離開了心契的斯人與斯地，
 去會生人面，生人地去行走——
 手啊，你既執過好朋友的手，

英 Housman
 周煦良 譯作

說要自愛；寧死，莫去做
 一件事叫他們信你不過。
 在倫敦街上，你我愛愛護
 「西洛漫」州名字不受到沾汙；
 泰晤士河邊莫給人說口，
 「賽汾」河生的人比他們更醜；
 凡是出門的朋友心裏頭
 要念着丟在家裏的朋友。
 唉，我若是忘棄你們金石心，
 除非是我啊體硬而手冰；
 除非在一切不記憶之國，
 你們乃會在我心頭消失。
 而且，孩子啊，如果我不回轉
 若「秘姆」，或「考美」，或「賽汾」河畔，
 你們，曾經陶治過我的人，
 願運氣能够與你們常親，
 如山的長在，傍水的長流，
 或風鳴的林下，或鐘動的樓頭。
 當你們在鎮上田間操作，
 願你們使我永絕於過惡；
 願你們給我珍重的一握，
 扶助我，友我，直到我瞑目。



窗 帘

楊 絳

人不怕擠。不論怎樣擠，擠不到一處。像殼裏的仁，各自。像太陽裏飛舞的輕塵，各自各。憑你多熱鬧的地方，窗對著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掛上一個窗簾。只要拉過那薄薄一層，便把人家隔離在千萬里以外了。

隔離，不是斷絕。窗簾並不堵沒窗戶，只在彼此間增加些距離——欺哄人招引人的距離。窗簾並不蓋沒窗戶，只隱約遮掩——多麼引誘挑逗的遮掩！所以，光禿禿赤裸裸的窗口，不引起任何注意；而一角掀動的窗簾，惹人窺望測度，生出無限興趣。

光禿禿赤裸裸，當然表示天真朴素。何必這些虛偽，遮遮掩掩的不老實！逢人只說三分話！就不能一見傾蓋，肝胆相照？可是，開口見喉嚨，未免淺顯。有乖巧的人，把天真朴素，做了窗簾的質料，做了窗簾的顏色。一個潔白素淨的簾子，堆疊著的透明的軟紗，在風裏飄曳。這種朴素，只怕比五顏六色更經過人為的漂洗。認真要赤裸裸不假遮飾，除非有希臘神那麼完美的身體，有天使般純潔的靈魂。培根 (Bacon) 說過：「赤裸裸是不體面的；不論是裸露的身體，或是裸露的心。」人從樂園裏被驅逐出來的時候，已經體味到這句話了。

便是最赤裸裸的真理，也需要一些襯托裝飾。白晝的陽光，無情照徹了人間萬物，不留些些暗陬讓人迷惑，讓人夢想，讓人希望；沒有輕雲薄霧，把日光篩漏出五色霞彩來，天上該多麼寂寞荒涼！

隱約模糊中，才容許你做夢和想像。距離增添了神秘。看不見邊際，變為沒邊際的遐遠與遼闊。雲霧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來，高超的理想，意中情人，新交的朋友——隔著窗簾，惆恍迷離，相看一眼，越加添了渴望。偶然目逆，給你無限欣喜。每一個試探是冒險，每一個發現是驚奇。偉大，偉大！在陶醉迷戀中，也忘却了自己窗後的狹小與簡陋。

這時候，你掀起了窗簾。後面，有什麼？赤裸裸的真實！像泰尼生 (Tennyson) 詩中的夏洛脫女郎 (Lady of Shalott)，看膩了鏡中反映的天地，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外面的世界。立刻，她的鏡子分裂成兩半，她毀滅了以前快樂而無知的自己。悄悄地放下窗簾，失望而悲哀。

可是，失去的只是一個迷夢。有時也能換到窗簾後面的安靜和休息，不論那間屋子多麼簡陋狹小。



灰 塵

心 一

是初春的天氣了，外面滿院子滿牆的陽光。把百葉窗推開，院子裏擠不下的陽光直灌進房來，把眼睛都耀花了，給你一陣驚喜，叫你覺得輕了好幾年年紀似的。可是這愉快的感覺一過，接着就看見惹人厭的事，這些灰塵！陽光從窗口射進來，是直直的一段光柱，照着灰塵，就像一段透明的霧。你凝神一看，就可以看見空中有多少灰塵，牠們輕輕的飄，慢慢的浮，優閑自在的遊蕩。你惱了，把手一揮，想把牠們趕走；可是牠們輕快的一轉，依舊在你面前飛也飛的，似乎在笑你呢。

灰停在窗楞上，書架上，牆腳邊，路中間……隨便什麼地方，一一的數可真太笨了。牠們就在那兒，懶懶的歇着，也許瞧着你那麼瞎忙覺得不屑，也許牠們見得多了，什麼事都引不起興趣。可是不，你一試就知道牠們多麼易受激動。你把書重重的拍，把傢俱粗魯的拂，灰就忙了。直打轉，直飛舞。或者你向路上望望，更清楚。一陣風捲來，一輛車馳過，灰激動得更利害；亂轉亂跳，飛得烟似的一蓬，興奮得瘋頭顛腦。等這些推動力一過，牠們轉了一陣，乏了，又懶懶散散、舒舒服服的躺下了。

灰！到處都是灰！你不知道牠們從那兒來，也不知道牠們到那兒去。過了兩三天不收拾房間，傢俱上添了薄薄的一層灰，掛在外邊的衣服拍拍也是灰，牀底下更不用說，掃出來都是一球球

一團團的灰。窗外吹進來的？外面空氣瞧着比裏面清新多了。天花板上飄下來的？更荒謬，上面白白淨淨的，那來這些髒東西！總而言之：灰就在那兒，也許是造天地萬物時就有了的。反正你討厭牠，牠可不討厭你！

牠挺謙遜的不是？尾角牆根，到處棲身，寂靜無聲的躺著。你多嫌牠，趕牠，牠就走，等你不留意，牠又溜了進來。可是借了別的力量——有時就借了你自己的力量，牠也提醒你一聲「我在這兒呢！」你走路，迎面一陣風，剛覺得神清氣爽，灰已經進了你的眼睛，任憑你一路咒罵，牠總不出來；你用手帕輕輕的揉也罷，用手指重重的擦也罷，牠還是不出來。你罵？牠讓你流淚！你多嫌着灰，拿個拂塵來一陣拂，灰都揚起來了，又多又密。你說「去你的，去你的」，還沒說完呢，就是兩個噴嚏：「噫——噫——」灰又在笑你呢？

你會留意到灰塵的氣味顏色嗎？當然沒有。就是注意了也不會知道的，因為牠根本無色無味，不過佔了些空間而已。可是等牠們慢慢積成一層後，你發現牠雖然自己無色，却能使人和別的東西變得晦暗；雖然自己無味，却能使別的東西變得難聞。你一不留心，就沾上灰了，一懶，臉上，手上，頭髮裏，都是灰了。對了！灰是無孔不入，無隙不乘的。牠會利用自己的「微小」！你看，在你前後左右，灰一樣的人有多少！

從書桌上抬頭，灰塵還在我面前浮着。也不知是過多的灰，還是這熱得不自然的天氣，使我透不過氣來。初春天氣不能這樣熱！到底，太陽淡了，雲也來了。跟着是浙浙的細雨，十足的春雨，下得那麼軟綿綿輕輕飄飄的，叫人覺得滋潤。不自然的悶氣散了。更好的是空中的灰都給洗淨了。我舒了口氣。



「勇士們」讀後感

傅雷

美國Ernie Pyle著 林澣全譯 生活書店經售

剛結束的戰爭已經把人弄糊塗了，方興未艾的戰爭文學還得叫人糊塗一些時候。小說，詩歌，報告，特寫，新兵器的分析，只要牽涉戰爭的文字，都和戰爭本身一樣，予人萬分錯綜的感覺。戰事新聞片，「勇士們」一類的作品，彷彿是神經戰的餘波，叫你忽而驚駭，忽而嘆賞，忽而憤慨，忽而感動，心中亂糟糟的，說不出是什麼情緒。人，這麼偉大又這麼渺小，這麼善良又這麼殘忍，這麼聰明又這麼愚蠢……

然而離奇矛盾的現象下面，也許藏着比宗教的經典誠條更能發人深省的真理。

廝殺是一種本能。任何本能佔據了領導地位，人性中一切善善惡惡的部份都會自動集中，來滿足它的要求。一朝入伍，軍樂，軍旗，軍服，前線的殺聲大砲，把人催眠了，領進一個新的境界，——原始的境界。心理上的一切壓制都告消滅，道德和教育的約束完全解除，只有鬥爭的本能支配着人的活動。生命貶值了，對人生對世界的觀念一齊改變。正如野蠻人一樣，隨時隨地有死亡等待他。自己的生命操在敵人手裏，敵人的生命也操在自己手裏。究竟誰主宰着誰，只有上帝知道。恐怖，疑慮，惶恐，終於丟開一切，滿不在乎。（這是新兵成為老兵的幾個階段，也是「勇士們」的來歷。）真到了滿不在乎的時候，便勇氣勃勃，把鎗林彈雨看做下露括風一樣平常，屠殺敵人也好比拍死一個蟲子那麼簡單。那怕對方是同鄉，同胞，親戚，也不會叫士兵軟一軟心腸。一個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國不過七年光景，在西西里島上作戰毫不難過，「我們既然必須打仗，打他們和打旁的人們還不是一樣」，他說。勇氣是從麻木來的，殘忍亦然。故勇敢

和殘忍必然成雙作對。自家的性命既輕於鴻毛，別人的性命怎會重於泰山？在這種情形之下，超人的勇敢和非人的殘酷，同樣會若無其事的表現出來。我們的驚怖或欽佩，只因爲我們無法想像赤裸裸的原人的行爲，並且忘記了文明是後天的人工的產物。

論理，戰爭的本能還是淵源於求生的本能。多殺一個敵人，只爲減少一分自己的危險，老實說，不過是積極的逃命而已。因此，休戚相關的感覺在軍隊裏特別銳敏。對並肩作戰的伙伴的友愛，真有可歌可泣的事蹟，使我們覺得人在戰爭中還沒完全漸滅。對佔領區人民的同情，尤其像黑夜中閃爍着星光，照射着垂死的文明。

軍隊在鄉村或農莊附近發飯的行列邊，每每有些嚴肅有耐性的孩子，手裏端着錫桶子在等人家吃剩下來的。有位兵士對我說：「他們這樣站在旁邊看，我簡直吃不下去。有好幾次我領到飯菜後，走過去望他們的桶子裏一倒，整回狐狸洞去。我肚子不餓。」

這一類的事情使我想，倘使戰爭只以求生爲限，戰爭的可怕性也可有一個限度。例如對蠻民族的部落戰，雖有死傷，規模不大，時間不久，對於人性也沒有致命的損害。但現代的戰爭目標是那麼抽象，廣泛，空洞，跟作戰的個人全無關連。一個兵不過是戰爭這個大機構中間的一個小零件，等於一顆普通的子彈，機械的，盲目的，被動的。不幸人究非子彈。你不用子彈，子彈不會煩悶焦躁，急於尋覓射擊的對象。兵士一經訓練，便上了非殺人不可的癡。

第四十五師的訓練二年有半，弄得人人差一點發瘋，以爲永遠沒

有調往海外作戰的機會。

我們的兵士對於殺軍很生氣。『我們連開一鎗的機會都沒有』，有個兵士實在厭惡地說。他又說他本人受訓練得如刀鋒，現在敵人並無頑強的抵抗，失望之餘，坐臥不安。

久而久之，戰爭和求生的本能、危險的威脅、完全脫節，連憎恨敵人都談不到。

巴克並不恨德國人，雖然他已經殺死不少。他殺死他們，只為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年代一久，戰爭變成他唯一的世界，作戰變成他唯一的職業。——『這一切都討厭死了』，他安靜地說，『但是訴苦也沒用。我心裏這麼打算：人家派我做一件事，我非做出來不可。要是做的時候活不了，那我也沒法子想。』

人生變成一片虛無，兵士的苦悶是單調、沉寂、休戰，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唯有高速度的行軍，巨大的勝仗，甚至巨大的死傷，還可以驅散一下疲憊和厭煩。這和戰爭的原因——民族的仇恨，經濟的衝突，政治的糾紛，離得多遠！上次大戰，一個美國兵踏上法國陸地時，還會迸出一句充滿着熱情和友愛，兼有歷史意義的話：『拉斐德，我們來了。』此次大戰他們坐在諾曼第灘頭陣地看報，還不知諾曼第灘頭陣地在什麼地方。人為思想的動物，這資格被戰爭取銷了。

兵士們的心靈，也像肉體那樣疲憊！總而言之，一個人對於一切都厭煩。

——例如第一師的兵士，在前線日夜跑路作戰了二十八天——兵士們便超越了人類疲憊的程度。從那時起，他們昏昏地幹下去。他們的幹去，主要因為別人都在這麼幹，而他們就是不這麼幹，實在也不行。

連隨軍記者也受不了這種昏昏沉沉的非人非獸的生活，時間空間都失去了意義。

到末了所有的工作都變成一種情感的綉帷，上面老是一種死板不變的圖樣——昨天就是明天，特路安那就是蘭達索，我們不曉得什

麼時候可以停止，天啊，我太累了。（『勇士們』作者的自述。）

這種人生觀是戰爭最大罪惡之一。它使人不但失去了人性，抑且失去了獸性。因為最兇惡的野獸也只限於滿足本能。牠們的胃納始終是兇殘的調節器。赤裸裸的本能，我們說是可怕的；本能滅絕却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本能絕滅的人是什麼東西，簡直無法想像。

固然，『勇士們』一書中有的戰爭的光明面。硬幹苦幹的成績（他們做的比應當做的還要多），合作互助的精神（那些工兵！），長官的榜樣（一位師長黑夜裏無意中妨礙了士兵的工作，挨了罵，默不作聲的走開了），都顯出人類在危急之秋可以崇高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還有世人熟知的那種士兵的幽默，在陰慘或緊張的場面中格外顯得天真，樸實。那麼無邪的談話，叫後方的讀者都為之舒一口蘇慰的氣。微微露一露笑容。可是話又說回來，這種談話實在是人性最後的遺留，遮掩着他們不願想的戰爭的苦難。

是的，兵士除了應付眼前的工作，大都不用思想。但他們偶而思想的時候，即是我們最偉大的宗教家也不能比他們想得更深刻、更慈悲。

『看着新兵入營，我總有些不好過』，巴克有一天夜裏用遲緩的聲調對我說，話裏裏充滿着一片精緻，『有的臉上剛剛長了毛，什麼事都不懂，嚇又嚇得要死。不管怎麼樣，他們中間有的總得死去。』他們的被殺死我也知道不是我的錯處，——但是我漸漸覺得殺死他們的不是德國人，而是我。我逐漸有了殺人犯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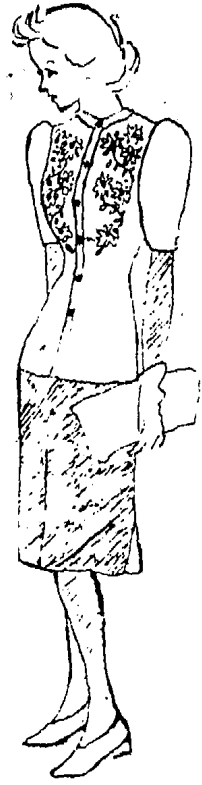
這種釋迦牟尼似的話，却出之於一個美國軍曹之口。他並不追究真正的殺人犯。

可是我讀完了『勇士們』，覺得他，他們，我們，全世界的人都應當追究真正的殺人犯。我們更要澈底覺悟：現代戰爭和個人的生存本能已經毫不相關，從此人類不能再受政治家的威脅利誘，赴湯蹈火地為少數人抓取熱鍋中的栗子。試想：那麼聰明、正直、善良、強壯的『勇士們』，一朝把自己的命運握在自己手裏，把他們在戰爭中表現的超人的英勇，移到和平事業上來的時候，世界該是何等的世界！

梅龍鎮酒家

川菜
揚點

靜安寺路戈登路對面
電話：三五三三三



美

化

公

司

全滬唯一絨線衣專家

本刊業經上海特別市市黨部准予備案直字第五十八號
並呈請內政部中宣部登記中



(面對院戲大門金) 號八六八路照福

五七一八三話電